

坐鱼·水鸡·护谷虫

—

大千世界,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动物数不胜数。只不过,除却动物学家,平头百姓知其习性,又叫得上名称的,其实不多。

老祖宗聪慧睿智,面对千姿百态的动物世界,早已为他们作了形象描摹——天上飞的,是“飞禽”;地上跑的,称“走兽”;而水中游的,则叫“游鱼”。

有一种动物水陆两栖,能“游”能“坐”。倘不点破,知其为何物者,恐怕一时半会儿想不到。

晚唐御史黄公度是知晓的。他做福建的地方长官,有天想吃“坐鱼”,便吩咐炊事兵去买。炊事兵不知何物,问了很多读书人,都说不知道。有人告诉他,州学校校长林执善博学,或许知道。炊事兵上门求教,终于得知答案:坐鱼就是田鸡。田鸡买来,黄公度笑着问他:谁教你的呀?炊事兵回答:林校长。

田鸡通俗,恐怕无人不晓,但囿于阅读广度,没读鲁奖得主陆春祥的笔记《太平里的广记》之前,真不知道青蛙还有“坐鱼”的别称。

“杭州人将田鸡当美味,田鸡就是青蛙。”陆春祥在《“坐鱼”三斤》中说,即便是现在,“杭州人吃青蛙的习惯还是改不了。卖青蛙的将冬瓜剖开,青蛙放进去,再送到需要的买主家里,称‘送冬瓜’。”

岂止杭州人,把青蛙视作餐桌美食,素来是国人陋习。所以,《“坐鱼”三斤》的教育意义显然不是“送冬瓜”,而是接下来的点睛之语:

“中国人的吃,是有悠久历史的。不因为益虫,就不吃了,只要是美味,足够吸引人,即便‘拼死吃河豚’,也挡不住好吃的嘴。田里的鸡,坐着的鱼,换个名称,吃得安心。”

二

人是亲水的,青蛙也亲水,且不求江河湍急,只要一片静水就能生存——池塘、稻田、沟渠,都是它们栖身的好所在。

“黄梅时节家家雨,青草池塘处处蛙。”青蛙先于人类来到地球。有青蛙之处,不一定有人居住,但有人居住的地方,笃定少不了青蛙。这种以水相伴、以人为邻的亲密关系,自古皆然。只是,青蛙以鼓噪的方式迎接夏天,而人们则为一己之口腹,钓而食之。

青蛙比鱼虾好钓。年少时光,夏日午后,同龄伙伴便会上门相约,去往溪对岸的田畈钓蛙。钓具只需一支竹竿,



竿上系一条细线,线端绑着蚂蚱、知了之类的诱饵,再把竹竿往池塘、水渠边的杂草丛中一伸,抖一抖手腕,制造出昆虫自由跳跃的假象。

青蛙贪吃,以为那是活物,猛地张嘴,死死咬住。在这瞬间,只要迅速提竿,就连带着把青蛙“钓”了上来,而另一只手上的网兜则及时准确地伸过去,接住青蛙,甩一甩,青蛙嘴巴一松,便落到了兜里。

食饵还在,可连续不断地诱钓。那年月青蛙也多,不出半个钟头,手中网兜就会实沉起来。渐渐地,我懂得了鸟为食亡的道理,虽说懵懂,但悲哀是真的,为活蹦乱跳的青蛙,也为那些盲目觅食的生灵。

长大之后,读了一些古诗,觉得李白是不要下酒菜的。另一著名诗人李贺很瘦,且爱吃青蛙。他说:“食熊则肥,食蛙则瘦。”想来,唐朝害虫不多,吃掉些青蛙也无妨。只不过,吃多了青蛙的李贺骑在驴背上,像驮着的一根枯枝。

《随息居饮食谱》(清·王士雄)说:青蛙“味甘性寒。清热行水,杀虫解毒”,但“多食,助湿生热,且肖人形。杀之甚惨。”李贺寿命不长,莫非是“多食”青蛙所致?“平生嗜羊炙,识味肯轻饱。烹蛇啖蛙蛤,颇厌能稍稍。”苏东坡有“老饕”之誉,当然不会放过青蛙,且惊讶地觉得,那蛙肉竟然有些羊肉的鲜美——那时,他还没有体验过“乌台诗案”之后的困顿生活,大抵也没有必要从别的食物中寻找吃羊肉的感觉。(沙爽《味道东坡》)

“水鸡”是青蛙的另一别名,袁枚将它集纳在《随园食单》之“水族无鳞单”中。在好吃方面,袁枚丝毫不输苏轼与李渔,“每食于某氏而饱,必使家属往彼灶觚,执弟子之礼。四十年来,颇集众美。”(《序言》)据传,袁枚嗜食青蛙,且不能去

皮,如此才“脂鲜毕具”“不走丝毫元味”。有一次,厨子烹饪青蛙顺手去了皮,袁枚便破口大骂:“劣伧真不晓事,如何将其锦袄剥去,致减鲜味!”

饮食最能反映一个人的性情。而饮食之癖好,也可见人之趣味。港人蔡澜是国际知名美食鉴赏家,著有《食材字典》3册。他说:“田鸡肉介于鱼和鸡之间,肉质纤细,味甜美,是很上乘的食材。”只是,“菜市场中的活剥田鸡是很吓人的,不看作干净,付了钱走开好了,回头来拿。田鸡为我们这种老饕牺牲,生命也有了价值。”(《田鸡》)

难怪,浙江乡贤丰子恺直言吃肉时不亲自屠宰,有护生之心,少罪过。

三

饮食一道,众口难调。此“难”,并非简单的咸淡调和,更指形而上的心理压力。

遥想当年,宪圣南渡(赵构夫人宪圣慈烈皇后吴氏),因为仁慈,眼见青蛙很像人形,便极力向高宗主张,严禁捕食青蛙。

无独有偶。台州文友陈大新一回在烧烤摊上看到被活剥的青蛙,联想到人类同胞相残的屠杀,从此拒食。他说:“吃青蛙是在为害虫除‘害’……如今,我们只能从内心为青蛙们祈福,希望它们能摆脱今天的困境,陪伴人类走向和谐的未来。”

曾经以为,田鸡、水鸡、坐鱼是诗化的别名,但仔细一想,那只不过是一张张遮羞布而已,倒是“护谷虫”,尽管直白,却彰显“善”之特质。据《汉书·东方朔传》记载:“每岁四五月间,青蛙生发之际,官府多出示禁捕,以其能啄虫保禾,大大有益于农田也,故名‘护谷虫’。其有提取笮以入市者,有罚。”

明朝马光祖当处州知府时,得知当

◆吴风越俗

✧三 川

地人喜食青蛙——青蛙都吃了,害虫怎么办?于是下令,不许售卖食用青蛙。一纸无关痛痒之禁令当然难敌众口:越不让吃,越有人吃。偷着吃,自有“偷”的乐趣。

广西壮族是真正把青蛙当神供奉的。他们那儿有个青蛙节,以青蛙祈求来年的稻谷丰收。节日里,青年男女戴上青蛙面具,学着青蛙跳跃的样子,奋力比赛。还会将一只用于祭祀的青蛙,隆重地装进棺木里,一路巡游,蛙棺到谁家门口,谁家就会将最好的稻米献出,一直将蛙棺送到墓地,寨老虔诚打开上一年度的蛙棺,取出蛙骨,以此占卜来年农事的丰歉。(陆春祥《笔记中的动物》)

资料介绍,从春秋战国直至魏晋,青蛙一直被人类视为神物。也曾听医学院的学生说起,青蛙似乎听得懂人语。实验前,用于医学解剖的青蛙被装在一个盒子里,教授在讲台上讲着实验的相关事宜。青蛙在盒子里安静得如同冬眠。然而,当“开始”解剖话音刚落,学生们甚至还未接触到盒子,里头的青蛙便仿佛觉察到什么,猛地冲撞盒子盖,企图逃遁而去。

还有一个故事,是来金华工作后听闻的。相传,明朝万历年间,婺城上浮桥一带曾发生一起凶杀案,前来报案的竟是一群青蛙。且不论传闻之真假,此故事如今已被奉为初中文言文阅读训练范文。

家乡老人还说,大山深处有灵性的动物远不止一种青蛙。年轻时往往听不进善意的规劝,喜欢我行我素,一见着被人誉为“山珍”的美饕——或清蒸或红烧或爆炒,以为那才是口福,一概来者不拒。

“有一回,本家兄弟送来3只硕大的石蛙。料理时,我右手拿刀,左手紧攥石蛙的两条后腿,用力把其前半身按在砧板上。刀落之际,忽然发现石蛙双手抱头,一副乞求活命的样子。那一刻,我仿佛被电着,怔了一怔,下意识地将其提起,石蛙随即垂下双手;再按下,它又紧紧抱头……”(《“三石”帖》)

石蛙与青蛙同属。放下屠刀,也并非想立地成佛。但我从此忌食,少说也有二十载了。

青蛙曾与恐龙共舞,成功躲过6500万年前生物大灭绝的劫难。如今蜗在城里,早已听不见悦耳之蛙鸣,但时常出入大大小小的食肆。渐渐发现,星级宾馆酒家的正席大多循规蹈矩,少有烹食蛙肉。倒是那些街头小店,抑或类似于会所的私人餐馆,时常可见蛙类的尸体。

天大地大,肚子最大。敝人不才,虽无意于说教,但扪心自问,当下食物丰盈,选择余地又多,就不能为野生动物网开一面吗?

“稻花香里说丰年,听取蛙声一片。”嘴下留蛙者,有好生之德!

别样风景,别样人生

◆烛窗心影

✧子薇

认识芳琪,已有几年。认识她,缘于其父,芜湖中山书画院院长、当代著名画家谢克谦先生。他的勤奋努力,他的谦虚低调,他对于艺术追求的痴情纯粹,他对于人情世故的真诚淡然,都让我钦佩仰望。世人云,将门出虎女,有其父必有其子。所以,尽管芳琪还很年轻,但是,在书法绘画领域,已经取得一些成绩,多次举办参与过本地以及外地书画展并一次又一次地获奖,我们也就不会感到突兀。一如她自己,竭尽全力地在文艺的海洋里畅游追求,只问过程,不管结果,只顾埋头前行,却又那么云淡风轻,姿态恬静安然。

这是芳琪的第二本文集。让人羡慕的年龄,在书画文学的海洋里,已有如此斩获,让太多的人羡慕不已——以书法绘画给文学以滋养,以文学的素养和情怀给书画以灵魂深处的支撑。

游记不好写,易于落入呆板的窠臼,写成科普文抑或说明文。我之所言,想必诸君大抵认同。但是,芳琪的游记却来得别样,芳姿摇曳,引人入胜。那些景点,若是你去过,一定会勾起你的回忆,把曾经过往,把那些美好,在心头再温上一遍;若是不曾去过,那便可当作旅游前的预习备课,有备而往,有初步感知而往,定然会有不一样的收获。对于爱好旅游的驴友一族,此书一册在手,胜过人间无数。

港澳游,让我看到了她骨子里的真性情。人生原本简单,司汤达总结自己的一生,不过短短六个字,“活过、爱过、写过。”看似简约的司汤达,他的人生其实纷繁瑰丽,粲如繁花。大道至简,地平线之下,日月交错,天地换届;平静的海面之下,波涛汹涌,激流澎湃。

行路万里,读书万卷。一直以来,芳琪以实实在在的行动,去践行世世代代的人们所推崇的箴言。外表看上去简约朴实的芳琪,有着敏感的心灵去感知尘世间的一切美好,有着灵动的触须去探索周遭的多变或者永恒,有着一腔丰富的内心世界去消受去包容她所寻觅的或大或小的人文、自然景观……

通篇文字朴实,其间,耐人寻味之语,却又俯拾皆是。在大同,她发出如此感叹,“它们看尽世间沧桑,历经战火纷飞,却在今天依旧屹立如昔;它们曾经受尽赞誉繁华,而今带着满身的疮痍淡泊一切。我们,作为人类,光阴有限,却用来谋划算计、争权夺利,为何不停下脚步,把生命最美好的时光留给身边人,与他们享受生活,感受只此一世的幸福。”她的感叹,让我生出惺惺相惜之感,于无形的时空中,于意念里,和她握手拥抱。书画家的身份,赐予芳琪古灵精怪的特质,让她对于形色,有着别于他人的敏捷捕捉能力。在北宋都城开封,在号称“天下第一塔”的铁塔旁,她有着如此精妙的体察,“砖与砖之间有榫有槽,垒砌严密合缝,上面雕有的人物、植物与祥云等图案,精美绝伦。因为是琉璃材质,表面光滑剔透,仔细观察才能看出并非都为褐色,在阳光的照耀下,蓝色、绿色、紫色散发出发柔和的光芒,使得整座塔身流光溢彩、福光盈盈,让人移不开眼。”

静读一篇篇文字,我眼前浮现出一个清丽美好的女子,穿梭在人文历史厚重的地方,穿梭在自然风光旖旎的地方,穿梭在被很多游客全程走下来却茫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地方。她眼观六路,她耳听八方,时而凝眉沉思,时而嫣然一笑,她在看风景,也有看风景的人在看着她。我惊奇于她握着书法画笔的纤纤素手,何以具有相当不平凡的遣词造句之功力;我惊奇于她每到一处,在回程后,都可以如数家珍似的娓娓道来;我惊奇于她年轻的脑袋瓜里,何以会有那么多的沟回,可以承载那么多色彩斑斓的一物一事、一画一景;我惊奇于她何以会滋生出那么绵密的情思,在深深打动自己的同时,连带着把我们读者深深地打动。

于芳琪,前方的路还长,且行且播种,且行且收获,且行且欢喜,且行且珍惜。



小荷才露尖尖角

厉顺摄



黄昏,也许是最美的

诗云“夕阳无限好,只是近黄昏”。然而,三亚湾的黄昏,却是最美的。

有人说,中国最惬意的城市数三亚,三亚最美的地方属海湾,海湾最难忘的景色是落日融海的那一刻。

此地此时,天不再炎热。凤凰夕照,南山晚钟,风拂椰林,渔舟唱晚,白浪逐沙。西边空中炽白的亮圈渐渐变成火红的圆球,天际变暗淡了,海水显深沉了,山峦呈黛绿了,夕阳被烘托得更绚丽鲜红,犹如又圆又大的火球,慢慢坠入海中,余晖洒在海面上,如同一

卷巨大的红色地毯,从金碧辉煌的琼楼前铺开向你迎面延伸过来。幻觉中你踏上这流光溢彩的虹桥,奔向海与天连接的地方,有着诗一般的憧憬。可惜,这一刻时光太过短暂,让人深深地眷恋着,未免有几分惆怅。也许这是对人生美好的一种不舍吧。落日融进大海,夜幕徐徐降下。蓦然发现,空中早已悄悄挂上一轮圆月,星星在闪烁。这又是一个花好月圆、群星璀璨的夜晚。

晚霞消失,华灯初放,三亚湾变得更加迷人。凤凰岛上的高楼被灯饰装扮得五光十色、美轮美奂,如同仙境。海滩上

的画面也多彩热烈起来。遮阳伞里半遮半掩的亲吻;树荫下时隐时现的拥抱;沙滩中一脚深一脚浅相携相扶的漫步;连喇叭们面对大海,也回归了天性,玩起了沙子……多情融入了多彩。大海不仅包容了年轻人的激情与浪漫,也见证了白发偕老的恩爱与从容。

夜幕下的椰林,路灯照亮了它。那是音乐激昂、载歌载舞的地方。有老小一起学击鼓的,有自带音响设备搭伙K歌的,有跳各种舞蹈的。其中两个场面特别引人注目:一处是有铜管乐队伴奏的演唱,

乐队里长号、小号、圆号、萨克斯、巴乌、打击乐等配制齐全;一处是民乐队伴奏的演唱,乐队有琵琶、胡琴、古筝、扬琴等,弹拨的、丝弦的应有尽有。空地就是舞台,椰树就是幕布,虽没有舞台灯光的聚焦,没有舞美的映衬,但整体效果绝不因此而逊色。尤其那些白发苍苍的表演者,热情洋溢,表演生动,嗓音甜美而清亮,引来掌声不断。

我也立足观看,已深深被感染了,扪心自问:若都像他们如此快乐地活着,心中的夕阳还会西下吗?人还会变老吗?日子还会发愁吗?

◆语石磬声

✧俞荣斌